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十二

烏程嚴

庚季才

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于江陵梁大同中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歷湘東王外兵參軍西臺建業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江陵陷入魏參掌太史周武成中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天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中遷太史中大夫加上儀同封臨穎伯宣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隋受禪授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均州刺史未之任免仁壽三年卒年八十八有靈臺祕苑一百十五卷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地形志八十七卷

上言定授禪月日

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于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

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
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
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
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
之時昔周武王曰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曰二月甲
子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
天受命

勝書庚季才傳
北史八十九

奏請遷都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
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
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

隋書庚季才傳

裴政

政

附書
作正

字德表河東聞喜人梁豫州刺史遼孫初爲邵陵王府

法曹參軍轉起部郎枚江令湘東王召爲宣惠府記室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之亂加壯武將軍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人周爲員外散騎侍郎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隋受禪轉率史令加上儀同三司進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出爲襄州總管卒年八十九有承聖降錄十卷

上周明帝書論樂

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已爲正

調之首

周書長孫紹遠傳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

奏劉榮越元愷事于太子勇

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已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慙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于榮豈敢曰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

百證定臣謂樂語元愷事必非虛隋書裴政傳

奏定冕服

後周制冕竝無典故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
白組爲纓色如其綬衽纒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
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爲十二等衣襍
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襍襜褕草帶玉鉤黼大帶素帶朱
裏紕其外上白朱下白絲鞞隨裳色山龍火三章轆轤玉具劔火
珠鏤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纁綠純玄質長二
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
閉施三玉環朱纒赤舄舄加金飾祀園丘方澤感生帝明堂五郊
零禘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
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
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內單卑領襍襪

裾絳紗蔽膝白革

一本作假帶

方心曲領其革帶劔佩綬烏與上同若

未加元服則雙童髻

空頂黑介幘

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无會

及冬會諸祭選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講武出征四時蒐狩

大射鳴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

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

服之白袷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袞服玄衣纁裳

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回章織成爲之白紗內

單黼領青襟襪裙革帶金鈎釧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呂朱綠鞞

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劔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

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

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閒施二玉環朱纓赤舄呂金飾侍從皇

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內單

皐領襟襪裾白革

一本作假帶

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鞞烏其革帶劔佩

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鈎。黼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鏤。鞶囊。鞶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衮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鶯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絺冕服三章。正三品。曰下。從五品。曰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曰下。服章。皆繡爲之。祭服。冕皆簪。尊青纁。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青纁。襜褕。革帶。鈎。黼大帶。朱鞮。劔佩。綬。鞶。赤舄。爵弁服。從九品。曰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襜褕。革帶。大帶。爵弁。鞶。赤履。白袷。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

之朝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卓領曲卓襪革帶鉤解假帶曲領方
心絳紗蔽膝襪易綬劍佩從五品已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
服之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去劍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
服絳紗單衣革帶鉤解假帶方心襪履紛繫從五品已上服之
絳禱衣公服流外五品已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
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
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
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
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直閣
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閣武弁絳朝服劍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
衫大口袴通典六十一

奏請冠及冕色並用玄

竊見後周制冕加爲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

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璆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于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于正典難已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或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爲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爲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尙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曰赤爲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踴越典章須革其譏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三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攷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情書禮儀初卽位將改周制乃下詔集通儒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卿張正奏制曰可

徐孝克

列三辰、峯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姝潔、響若奔雷、皎如素雪、時隆冬而不凝、歲炎旱而無竭、石橋杳逸、晨暉映徹、仰止青霄、俯臨丹穴、鳥路雲通、人途徑絕、渤澥難邊、含情泝沿、噉噉岌岌、萬萬千千、鼓鯉掉尾、相望自然、辟網無挂、任釣不牽、歌舡靜拽、響俎停趨、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誠規、翳樊斯誠、曾參靈鶴、敬康神蔡、隨感明珠、于期軒蓋、嘉會信徵、潛騰是賴、逝矣虞淵、波瀾易遷、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餘幾掄、芥蓋何年、大地將隕、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然、猗歟水性、報轉常圓、

釋藏起字二號
國清石錄二

何安

安字棲鳳西城人家子郟縣在梁游國子學湘東王召爲誦書左右江陵陷入周授太學博士宣帝初封襄城縣伯隋受禪除太學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龍州刺史言疾請還復知學事除伊州刺史不行授國子祭酒卒諡曰肅有周易

講疏十三卷、大隋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集十卷、

定樂舞表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宮文、復亂、呂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

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戚、鐘子皆能傷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曰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閒、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曰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呂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莩、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

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
 入廟門奏永至之樂曰為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
 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
 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
 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儷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
 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
 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于漢高祖改名文始曰示
 不相襲也五行儷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北史作高祖改曰五行及于
 孝文復作四時之儷曰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儷曰
 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曰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
 于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
 聲南渡是曰大備江東宋齊曰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
 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儷三調悉度偽

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遐邇，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儻，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當今，傳雅正于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儻曲名，又制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召陳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後。

隋書何妥傳
北史八十三

上書諫文帝八事

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于此。臣聞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伏見雷

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使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言降
若選重官必須參曰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
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既成必相掩蔽
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謫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
巡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
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
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
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
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

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崑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
安斯罷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
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办期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言改作、執左道曰亂、改者殺、孔
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滌
刺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
道慶回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
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
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
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
隋書何妥傳、威兼領五職、
上甚紀重之、爰上八事、曰諫
受禪壇議

受禪登壇，已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于繁昌，為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卽位，登朱雀觀，周帝初立，受朝于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卽府為壇，恐招後誹。隋書經儀志：周大定元年，靜帝禪位于隋，司錄虞慶則請設壇于東，策博士何妥議從之。

非十二律旋相為宮議

經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已古來不取。若依鄭立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合韻。今譯唯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龔虞不繁，可已享百神，可已合萬舞矣。隋書音律志中

非七調議

近代書記所載，緞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

矣。請存三調而已。

隋書音律志中

敷達

遠濟北人

梅鼎祚云嘗仕梁元帝入周又云據藝文類聚則又入隋今案蓋命書有渚宮論波及家傳與及

乎從仕之語梅說良然皇太子箴蓋誠太子勇也望文知之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緇曰渭清涇濁共崑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乘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曰闕里儒童闢禮經于洙濟苦縣迦葉造妙道于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于鹿苑蕩妄想于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浚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圓依因收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墨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哀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曰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警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卽創伽藍、鑿領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眾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殿、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二辨、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曰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落宮淪、覆將近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留襟、胡問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飮、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摺摭百家、及乎從仕、畱逆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鶴鷄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勞髡古人、但悟深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蠲蚘、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郟城一訊、修魄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

藍間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璞
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
淵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
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明集二十七續

高僧傳二十一
戴逵、濟北人、學聲早被、名高諸國、續高僧傳二十一慧命

皇太子箴

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攜、倡優起舞、
蘇文類聚十六引此箴云

隋戴
劉行本

行本、沛人、周隴右總管府司錄璠兄子、仕梁爲武陵王國常侍、
入周爲宇文護中外府記室、轉御正中士、遷掌朝下大夫、宣帝
初出爲河內太守、大象中、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受禪、徵拜

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遷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領大興令

劾党項使者表

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于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

隋書劉行本傳

駁元肇違律

律令之行蓋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

隋書劉行本傳

別駕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又略見

北史

柳璠

璠字顧言本河東人徙家襄陽仕梁爲著作佐郎岳陽王建號

呂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入隋、拜開府通直
散騎常侍、遷內史侍郎、轉晉王諮議參軍、仁壽初、爲東宮學士
檢校洗馬、煬帝卽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卒、贈大將軍、諡曰
康、有集五卷、表云、晉俗辭字、江式

奏增房中樂鍾磬

房內樂者、主爲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故曰房室爲名、燕禮鄉
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馮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
近及遠、鄉樂已感人、須存雅正、旣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呂取正
于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
聲、金石備矣、呂此而論房內之樂、不獨弦歌、必有鍾磬也、內宰職
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
之言、雖施祭、祀其入出賓客、理亦宜同、請呂歌鍾歌磬各設一處、
土革絲竹、竝副之、并升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燕用

之

隋書音樂志下通典一百四十七

與釋智顛書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審。尊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至今保持。奉齋十卷。玄義往仁壽宮。服讀八遍。竊疑略盡。細開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爲莊染未竟。少日鑽研。大王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奉答必來。伏願夏竟。便待舟楫。冀此殘生。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懈惰。昏沈。啟。釋藏起字四號。國清百錄四。

晉王歸藩賦序

北史八十三依

徐則畫像讚

可道非道。常道無名。土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廡。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歇。河上沈精。雷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

迹、枋用摠情、時披素綸、如臨赤城、隋書徐則傳

天台園清寺智者禪師碑文

臣聞在天成象、穹蒼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區方之均倣矣、二儀既爾、三才固然、上聖之姿、爲王所旨、敬教先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籙圖宣業、赤誦弘風、練質九府之閒、騰虛六合之內、斯竝權宜、汲引暫保、逍遙終覆、蔽于苦空、卒遭迴于生死、未臻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粵若我大隋皇帝、法詳總持、載融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問淨主、曰封唐入紹、葉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隆姬發、自天攸縱、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鷹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微知彰、鑑窮立覽、適武適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將險擅強、各樹君長、禮樂淪于非所、龜玉毀于殊方、書軌競分、殆三十紀、天將悔禍、稔惡有辰、皇上道藹汾陽、述光代邸、地

隆分狹神功潛著于時高廟靈暮淡思統壹專征仗鉞帝曰斯哉
惟君惟祝知臣知子乃揚于萬里問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再駕
而燬餘燼浮天爭貢海外有截雖高萬之備五臣周且之尹十亂
本枝盛續時昔多慙盤石究熟契書莫竝于是三能宗鉉九命惟
揚本之于仁慈施之曰聲教行之曰要道體之曰無爲姑射杳然
尙想淵蹟滄波壯災思濟舟航曰爲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
道淨戒居先梵網明文淡傳薩埵國師僧寶必兼禪慧有會稽天
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室兩目重瞳禪師法慧智顛潁川陳
族太丘道遠季伯風延典午喪亂播遷華容父起祖染使持節散
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風彩韶悟齟齬希有年過少學便
誦法華父爲求婚方便祈止儒門史館多所警明杜下濠上彌所
淡得諸宮覆沒便卽蔬菲及敗弱冠于長沙之果願寺出家護戒
如明珠安心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得之于心傳之于口

湘澤局狹未發大機拂迹衡陽安步墳汝往大蘇山請業惠思禪師禪師見使歎曰憶昔靈鷲同聽法華今進我晉賢道場爲說因安樂行停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而白師師曰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億品尋汝慧辯所不能窮于說法人中最爲第一常約仁王纓絡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師本宗旨爲大乘樞鍵得下御內碩學流通智旨藏往微育王之初建正教神旨知來鑑周武之滅大法乃高蹈豫舉翔集天台歷遊名山言造廬嶽秦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卽累旬大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坐匡岫旣而龍于龕難仍代孝王爰伯邦域潔誠延請順流背風數日遙到亦旣靚止便定師資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傳說再三固辭無可與讓呂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旅黃鍾二十三日辛丑

于揚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黃受菩薩戒法。降作伯之尊。由宗師之典。釋龍裘而披忍服。去桓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諸佛致禮。于時天地交泰。日月載華。庭轉和風。空浮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皦八淨之水。化覃內外。事等阿輸之城。教轉法輪。理符寶真之窟。文武寮案。俱廕慈雲。欣欣焉。濟濟焉。肅肅焉。靡靡焉。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顯發三願。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士珍備捨。出居于城外禪眾之精林。四事供養。睿情猶疑未滿。已爲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之稱尙父。檢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雖有能之登具。茲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曰。內行外獎。諸佛之深訓。實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釋檀瓶。既包信解。仁王攝受。遠能博益。遂巡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置。重違高意。猶四皓之餌。亦南山二疏之散金。東海掬錫。離塵始稱出世。

瞻言儒者未足爲榮竊曰四明天台剡東之玉岫雨謠雲岫鄞南
之金庭峻極于天仰捫白日盤鎮于地俯鏡滄海雲霞沉澹霏拂
輕襟虹霓鴛鴦勝承飛鳥華果競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孰分億
品道猷往而證果與公賦不能申寺基本屬始豐峯名佛隴元有
定光禪師隱顯變見先居此峯常謂弟子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
將領徒眾俱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來萃忽聞鐘聲聲
振山谷卽問光師聲之所自荅云此是槌槌集僧得住之相願憶
曾經舉手相引時不智者卽悟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焉如夢見
極南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
終此焉拜言悲喜滄沱涕泗仍于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峯
圍遶等者關之山兩溪夾瀉若縉雲之澗披榛開途葺用茆茨功
德叢林常熏蒼藟忍辱牆院無勞闢槌猿嘯蛇吟泉籟響雜飛走
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浙源分嶺東會于海潮波往

遺數百里間。村人常以漁捕爲業。陶漸迴向。焚畝廢梁。墾田種果。翻成富實。深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已後。欲大修立。忽覩一僧。如光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爲起寺。寺若成。國卽清。當呼爲國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期符應。冥契在茲。逮于我君。臨邊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旋邁江都。登命舟楫。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便事褻東。謂大眾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辭。然往而不反。因此長別。謂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圖。侍者荅云。若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謂之曰。當有皇太子爲我建造。汝等見之。吾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纒石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鑄創。自有靈迹。因此見疾。右脇而臥。忽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宛如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者云。觀音來迎。不久應去。弟子智朗讀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

曉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五品弟子位耳。案五品卽是法華三昧
前方便之位。宛與思師昔語冥一。仍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
詣。後陳勝緣。潛來密往。誓當影護。爲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送來。
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迴身西向。端坐遷神。春秋六十旬日。
建齋。跣趺流汗。珠團髮際。露泫曾間。欲示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
滅。繩牀輿還。佛隴輕舉。有若浮空。爾時開香龕。都不異昔。驛使初
訃。震動千宸心。爰捨淨財。隨申功德。郵傳相望。創起塔廟。寺雖本
地。其舊維新。瓊宇紺堂。憑囿靈而模切利。鷲頭狼迹。因寂默而爲
道場。班倕競逞。鉤龕名匠。庶民子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款同踊
見。背高就下。因層嶽而基殿堂。仰眩俯臨。信玲瓏而勝畫。續多寶
分座。俱受瓔珞。天冠表剎。如連梵幢。金函玉牒。常敷講肆。禪誦律
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彌陀之淨方。與阿耨而常盈。同
須彌之永固。暨乎重光纂麻。天成地平。自今大業元年九月。鑿與

幸巡淮海。眺矚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宦。咸問之曰。智者立寺。權因山名。宜各述所懷。朕當詳擇。累日未奏。會寺僧智瓌銜狀而來。具條昔年光師國清之稱。太史案此語。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縣符。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敕皆籀篆題寺門。卽遣舍人送瓌并施基業。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師忌齋。使乎集僧。跪開石室。唯見空牀。虛帳。蘇苔蛛網。法侶號咷。等初滅度。公私扼腕。堅若無瞻。依又法會千僧。各有簿籍。造齋點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還滿千數。及臨齋受覲。復成千一。執事驚愕。出沒難辨。豈非先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反命。具奏一條。當展眸容。深洞靈迹。百司拜賀。四海馳聲。至矣哉。象法未淪。佛種常續。迺聖幾感。大師應變。妙力難思。神圖方永。祥基瑞圍。雜沓葳蕤。煥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龍尊王。讚佛功德。寶積長者。獻蓋稱揚。范武子聲猶在。民。賦文仲言垂不朽。矧乎道樹勝由。師門福地。而

建崇雲殿表際金剛俾命絲綸織載辭理若夫記言記事史官之
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演敢重述宜迺作頌曰

龍圖畫卦裁萌五典金輪拯溺止弘十善豈若我皇樹功宏緬還
源本淨歸途今顯鏡鑑先哲筌蹄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昇高山
巨海或影或澄虎嘯風起龍躍雲興至人幾漸養正遵承謙尊本
俗師範推膺隻誰允矣具瞻克勝熏神觀寂如冬靖凝精義泉涌
如春泮休我有匠石正直從繩我有津濟舟楫斯憑虔臨拳拳悅
受兢兢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十方歎稱同聲相應信而
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淵乎智者波瀾靡際帝師既沃天台還
懸于山之阿于川之漣滄溟浩瀚峯崖迢遞日浴扶桑月穿叢桂
上踵葵采俯通禹計素湍風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遯山林虧蔽無
言不酬旣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初卜菴蘿歸誠戀仰顯允
光師久要長往非儼若昧鏡形如曩寺號國清靈扉潛敞孰意我

師遠緣安養龍樓夙記鶴關無爽宸居在昔哀構祇園令終如始
師嚴道尊揆日方晝昴星正昏置藥崇棟削屨成垣巖分蓮萼泉
悲桃源僊窗夏冷禪室冬溫玉階馴教金刹棲鶴風和寶鐸空轉
珠幡百穀時秀萬果林繁靈芝禪悅甘露天錫玉趾案地淨域驚
魂金布賀苑天宮儼存創造之福胡可勝原輪奐洞徹莊嚴修設
波斯融冶優填剏廟金容月滿玉豪霜潔象譯翻度龍宮披閱法
嗣詵然端心障滅泰階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無慮何營皇思
容隨遂達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并壇戒度重定慧眞精乾臨朗
鑒遠供憑誠大眾香灑拜闕龕楹全身座閒嚴扇網縈伽葉佛隴
賢劫齊聲飯僧數溢瑞我隆平身田雨潤心樹華榮見在同植將
來共成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圭臬曾不虧盈神力自在遊戲
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明

釋嚴起字四號
桐浦百錄四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枚刊

全隋文卷十二終

全隋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顏之推

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晉侍中舍九世孫。仕梁爲湘東王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出爲世子方諸掌管記。元帝卽位，召爲散騎侍郎。江陵陷，入周爲陽平公李遠掌書翰。尋奔齊，除奉朝請。河清末，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錄事參軍。遷通直散騎常侍，領中書舍人。武平中，除黃門侍郎，出爲平原太守。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有家訓七卷，集靈記二十卷，冤魂志三卷，集三十卷。

觀我生賦

仰浮清之藜藜，俯沈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

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鹿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灑

淵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曰東運，我祖于是南翔。晉中宗曰

琅邪王南度之推，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于新昌。琅邪王南度之推

樹杞梓于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頽

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獸惡于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

亡人侯景授其命，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爲嗣

遂爲反叛之基，王翁懷怨恨，徑叛入北，而初召禍于絕域，重發毀于蕭牆。正德求

還積財，養七傳，有異志也。至新林，服投景，景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曰長銀。

立爲主，曰安臺城。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于十萬，曾不解其楛，吮嗟將相之骨骸，皆

屍體于犬羊。臺城陷，援軍並問訊武皇忽已厭世，白日黯而無光。

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于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

東晉之違難，寓禮樂于江湖，迄此幾于三百，左衽浹于四方，詠苦

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于沮漳。孝元皇帝時爲

荆州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鎗龍北徵兵于漢曲南發餉于衡

陽荆州刺史河東王崇雍州刺史昔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

昭明太子薨乃立岳陽王崇並隸荆州都督府速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止晉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

皆安王為太子昭明太子薨乃立速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止晉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

關王道之多難各私求于京邑襄陽阻其鋼符長沙閉其玉粒昭明太子薨乃立

昭明子遽自戰于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固而

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曰河東不供航隄乃道

河東不暇造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

宣言大獵即據眾襲荆州未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怒其

別裕顯族城長岳陽見功不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于是遁走河東

所召湘州見陷也別裕顯族城長岳陽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

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于人羣未成冠而

登仕財解履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日軍功加鎮西將軍非社稷之能衛

□□□□□□僅書記于階闈罕羽翼于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

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于夏沔時遣徐州刺史徐文

盛頌二萬人屯武昌

蔭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

爲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鄧州刺史日盛聲勢

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

時遣中撫軍外兵參軍

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緊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

倚衡欲推心日厲物樹幼齒日先聲

中撫軍時

憤敷求之不器乃

蓋地而取名仗禦武于文吏

日虞預爲鄧州委軍政于儒生

日爲

鄧州行事

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詔

拱日臨兵

任約爲文盛所用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

賊莫不變暖而化鵠皆自取首日破膽將睥睨于渚宮先憑凌于

他道

景欲攻荊州

懿永寧之籠蟠

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奇護軍

之電掃

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

犇虜快其餘毒

縲囚膏乎野草

幸先生之無勸

賴滕公之我保

之惟執在景軍例當見殺

躬行

遠都

日

劉鬼錄于岱宗

招歸魂于蒼昊

而獲全

荷性命之重賜

循若人日終老

賊棄甲而來復肆荷距之鷓鴣積假履而弑帝

衣霧日上天用速災于四月奚聞道之十年

臺城陷後景武留兩坐數日及景于文

小人百日天子及景曰大費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僧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步天造繼大數故文為百日

言與公孫述但稟就狄悖于舊壤陷戎俗于來旋慨黍離于清廟

十二兩旬歲不同

愴麥秀于空墜鼓鼓臥而不效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已橫骨邑

聞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

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郡者覆滅略盡

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紘

公主子女經長于日見辱混

掩抑

長干舊顏家卷展白下

流連

靖侯曰下七世深燕雀之餘思感桑

梓之遺戾得此心于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邊西土之有眾資方叔

召薄伐

永嘉公曰司徒為大都督

撫鳴劔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千里追其飛

走三載窮于巢窟屠炭九于東郡挂郅支于北闕

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

食之至于肉盡並骨

傳首荆州懸于都街弔幽魂之冤枉埽園陵之蕪沒殷道是已再

興夏祀于焉不忽但遺恨于炎崑火延宮而累月

侯景既平我師採樵失火燒宮

殿湧指余權于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宮之復觀赴楚民之有

也

望攝絳衣曰奏言忝黃散于官諒時爲散騎侍郎或校石渠之文

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丞爲正御副御重兼

三木左民尙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直省學士王珪載陵校經

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尙書宗愨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

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

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時參柏梁之唱願願

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既定曰鳴鸞修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驚北風之復起武陵

竚文超營殿歌之不鳴秦兵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法初間賊來頗爲

厭勝被圍之後徒有道而師直穢無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

每歎息知必敗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虞書千兩而煇場溥天之下斯民盡喪北于

少于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剽亂散逸匪亡唯孝元鳩命通重憐嬰

十餘萬史籍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契之海內無復書府

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踏于塗而受掠冤乘輿

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曰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曰

谷與風懷憤而慘恨并伯飲牛于秦中子卿牧羊于海上雷劍之

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獲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于

胡顏牽病痕而就路時患策駕塞口人關官披帶下無景而屬蹈

上有尋而亟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

龍之路土圭測影瞻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存前王之典故與神

鼎而借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

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

思于江湖將取斲干羅網喻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

已增愁臨芳罇而無賞日太清之內躐彼天齊而外侵始慙國于

淮許遂壓境于江滄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

元之敗于是盡獲仁厚之麟角剋雋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

矣江爲界也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

琴梁武聘使謝朓徐陵始得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

著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奔齊之心日丙

子歲且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日

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

于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

載而谷沈，倅絜龜曰憑谿，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舫于分陝，曙結纜

于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颯之逸氣，從忠信已行吟，遭厄命而事

旋，舊國從于揀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都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

還，遂留滯于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憑翠鳳之高峙，

曾微令思之對，空爾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

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呂下三十餘人之耳，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

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呂通直放騎常侍還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

祖僕射掌機密，賀萬乘之知己，祇夜語之見忌，靈懷璧之足恃，諫

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妻呂勝寒，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

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劍瘡，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呂諫誅之推

爾日鄰，瀾而俟流，或有毀之推于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

如舊，子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條，亦倭臣之云

石忘

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于水陸貢獻珍異至乃賦餽粟

于廟中禪衣悉羅錦綺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

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為之惜染絲之良質情疎

又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情染絲之良質情疎

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身而亂起然收刑有綱紀矣駱提

婆等苦孝徵曰法繩已結而出誠忘荒于政度惋驅除之神速肇

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亡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實未改于

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又不守并州森走向鄴實未改于

弦望遂口口口口口及都口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

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于奔逐無寒瓜日瘵飢

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讎敵起于舟中胡越生于輦轂壯安德

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已成谷後主奔後

宗收合餘燼于井川夜曉役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天命縱不可再

將之降周者告曰虛實故爾至明而安德敗也除之推為平

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曰典郡據要路而問津原郡據河津

陳已為存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于善鄰約曰鄴下一戰不羞寄

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疏而陽親信諂謀于

公主競受陷于姦臣

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于周朝故張闓之推所已齊主雷之推

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襲九圍已敗報應齊主云無賊勿恩恩迷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

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濫屯

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

算術齊初踐祚計止于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

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

在陽都值災景

殺筋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

鳥焚株而鍛融魚奪水而暴鱗嗟

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于天真遠絕

聖而棄智妄鎖義已羈仁舉世溺而欲極王道鬱已求申既銜石

自填海終荷戟已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道已逡巡向使潛于

草茅之下甘爲吠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已膏身委明珠

而樂賤辭白璧已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已汗其清塵

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齊北齊

書顏之推傳

上言用梁樂

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竝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攷尋
古典隋書音樂志中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高祖不從

顏氏家訓序致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
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倣猶屋上架屋牀上施牀余吾今所
已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
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
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關關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
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僧賢于傅婢寡妻余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韶甌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
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服君焉賜已優言問所好尙勵
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
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

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效。已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畱此二十篇，已爲汝曹後車。余顏氏家訓宋本

姚察

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九世孫。梁大寶初，爲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避亂還鄉，承聖初，除原鄉令，入爲著作佐郎。陳天嘉初，拜始興王功曹參軍，補嘉德殿學士。光大初，轉始興王中衛記室參軍，仍領佐著作。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郎，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除戎昭將軍，後主卽位，兼東宮通事舍人。至德初，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授忠毅將軍，給事黃門。

侍郎領著作進祕書監拜散騎常侍度支尚書遷吏部尚書陳
亡入隋授祕書丞襲父僧坦爵北絳郡公仁壽中侍晉王昭諲
煬帝卽位授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卒于東都年七十四有漢
書訓纂三十卷漢書集解一卷

乞終喪表

臣私門禮祿併罹殄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居疹相仍苴藁穢
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龍服彌見
慙覲且宮闈祕奧趨奏便繁寧可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
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日遂餘生陳書姚察傳察父僧坦凶
東官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頓有陳
議竝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云云

遺命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日法服竝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
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

日止。纜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尙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過官。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旣牽纏人世。素志弗從耳。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旣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與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陳書姚蔡傳

蔡徵

徵字希祥。初名覽。濟陽考城人。陳侍中中撫軍景歷子。梁承聖初。爲南徐主簿。太學博士。陳天嘉中。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尙書主客郎。太建中。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府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府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父憂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至德中。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進左

民尚書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徙中書令顧明末權知中領軍
入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卒年六十七

與釋智顛書

自江東披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茲五載丹誠懇結豈筆
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諮述遂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主
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使乎使乎仲尼是已興歎仰陳勝
託有慰延欽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棲真千仞寂慮四禪梁穗煙
雲餐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徵年衰事迫可目意求弟
姪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既達于窮通之數亦不常
日貧賤自恥但覲奉脩然實增馳欵伏願珍重繼復下承脫值行
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
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
和南釋藏起字四號

國清百錄四

蕭大園

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大寶初，封樂梁郡王。南史作樂良王

承聖中，改封晉熙郡王。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尋使

魏請和，而江陵陷。至周保定中，封始寧縣公，加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建德中，除滕王道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為西河

郡守。有士喪儀注五卷、要決二卷、梁舊事三十卷、淮海亂離志

十卷、寓記三卷、集二十卷。

竹花賦

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澈清。花繞樹而競笑，鳥偏野而俱鳴。殘
陂萍合，斜蹊草繁。暄條絮滿，暖路絲橫。游蜂集而銜蕊，戲蝶飛而
帶英。鶉欲啼而蒞歎，雁始去而蘆生。別有葳蕤繡篋，娘娟綠筒。縹
枝承露，緗箬來風。漢律依節，月桂臨叢。乍影翻于樂沼，時名西于
瑞宮。學應龍于葛水，宿鷗鳳于方桐。洛下七賢，湘濱二女。傾翠蓋

之踟躕泛蓮舟之容與個儻傲人便嬉笑語拊嫩筍曰含啣顧貞筠
而命酌初學記十八

閒放之言

拂衣裘裳無舂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
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
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珥之累蓋由來久矣雷侯追蹤于
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曰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
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
閒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俗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泉築蝸
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瞻烟霧遠眺風雲藉織草曰蔭長松
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窗
已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曰供饘粥十畝曰給絲
麻侍兒五三可充紆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亨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曰娛神。可曰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欲蹙足入絃。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靈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靈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誓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踞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取。抑亦宣尼恥之。周書憲大國傳

蕭圓肅

圓肅字明恭。梁武陵王紀子。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除侍中。監遠將軍。紀東下。副蕭搆守成都。兵敗。搆俱降于魏。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化縣公。入周。至明帝初。進封棘

城郡公保定中除畿伯中大夫拜咸陽郡守建德中授太子少傅出爲豐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初入爲司宗中大夫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受禪授貝州刺史開皇四年卒有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文海四十卷集十卷

少傅箴

玉海作太子箴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曰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平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俱備萬國曰貞姬周長久實賴賢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恩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論授告職司

周書蕭圓
蕭傳玉海

蕭吉

吉字文休南蘭陵人梁武帝兄長沙王懿之孫江陵陷入周爲儀同三司拜太常卿隋受禪進上儀同封城陽郡公煬帝卽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遷衛尉少卿有樂論一卷樂譜集二十卷五行記五卷相經要錄二卷五姓宅經二十卷葬經二卷

獻皇后吉葬表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

隋書蕭吉傳

上書言徵祥

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己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
己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日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
且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
一也辛酉之日卽是主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
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
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
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
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竝謂三長應之
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
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
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竝與歲月合
德所曰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
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己辛酉冬至來

年乙卯，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竝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曰二儀元氣，竝會本辰。隋書蕭吉傳

奏止臨獻皇后發殯

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

隋書蕭吉傳

五行大義序

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萬品稟其變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極幽明。子午卯酉爲經緯，八風六律爲綱紀。故天有五度，曰垂象；地有五材，曰資用；人有五常，曰表德；萬有森羅，曰五爲度。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實資五氣，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曜；惡則九功不革，六沴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曰聖人體于未肇，故設言

曰筮象立象曰顯事。事既懸有，可曰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則龜筮是也。龜則爲象，故曰日爲五行之元。筮則爲數，故曰辰爲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曜三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汙，嶽鎮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曰節事樂曰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曰治，萬人曰立，四教修文，七德閱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五行之始末。藉斯邈埜，乃辨陰陽之吉凶。是曰事假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閱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已來，迄于周漢，莫不曰五行爲政治之本。曰著邈爲善惡之先。所曰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王受命，伊侮五常，殄棄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根本之書不足。

枚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于一時。碩學經邦。棄之于萬古。未
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古俟之術。尚行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
恆在。爰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
旱興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
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本。竝舉其粗而漏細。古人有云。登
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之道。無日知學者之大。况
乃五行幽遠。安可斐然。今故博採經緯。搜窮簡牘。略談大義。凡二
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
之成數。始自釋名。終于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幾使斯道不
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
亦可彌諧庶政。利安萬有。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吉
今因事述義。異時而作。其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
倚焉來哲。補其闕焉。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吉撰。

日本國
佚存義

齊本五
行大義

蕭愨

愨字仁祖梁武帝弟始興王憺之孫上黃侯暉之子梁末奔齊
武平中爲太子洗馬歷周入隋爲記室參軍有集九卷

案刑劭
有蕭仁

祖集

序

春賦

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滿路
崑前片石迴如樓水裏連沙聚作洲二月鶯聲纒欲斷
三月春風已復流分流繞小渡壅水還相注
山頭望水雲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尙在歌盡
聲猶住麥壟一驚顰菱潭兩飛鷺

初學
記三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世基

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陳太子中庶子荔子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亡入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遷內史侍郎。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字文化。及行弒。并遇害。有集五卷。

講武賦

并序

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脩戰于阪泉。亦治兵于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竝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曰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

靈包舉六合其爲聖人乎。鵠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于履薄，可久可大，尙懷乎于御極。至如昆吾遠賈，肅春奇踪，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劍于尙方，積瑯艾于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林，威加四海，爰于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勲，觀使臣之已禮，沮勸賞罰，迺示民已，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于是，頌德長楊，校獵于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曰稽古，統資始，于羣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曰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于唐，勦彼周干，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勘定艱難，平遠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曰積德，諒重

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備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敘，奄四海而自截。既搜揚于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于是禮鳴樂和，刑清政肅。西景析支，東漸燔木。罄圖謀而效祉，漏川泉而視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于六郡，詔蹶張于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曰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于析羽，飾魚文于被練。爾乃革軒案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啟行，擊右鐘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攝提于南極，洞閭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澄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于江海，靜氛埃于宇宙。乘

與乃御太乙之玉堂。授軍合于紫房。蘊龍韜之妙策。誓武旅于戎場。銳金顏于庸蜀。躡鐵騎于漁陽。設神弩而持滿。纓天弧而竝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鏗鏘。八陳肅而竝列。六軍嚴而相望。拒飛梯于縈帶。聳樓車于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而鷹揚。中小枝于戟刃。徹蹲札于甲裳。聊七縱于孟獲。乃兩禽于卜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而雁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輓。衝冠聳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既決。三略已周。鳴錫振響。風卷電收。于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闕。舞于戚而有豫。聽鼓鞞而載悅。俾拔纜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譟蹶。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

而難名者也

隋書虞世基傳陳主嘗于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于座奏之陳注嘉之賜馬一匹

章服議

後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問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呂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于日月所呂綴此三象惟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曰德在炤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準尙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于左右膊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爲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呂此相閉而爲五采鄭玄

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竝用織成于繡五色錯文
準孔安國依質曰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竝織爲五物裳質曰
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
也衣襟領上各帖升龍漢晉曰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
乖于夏制微而用之理將爲允

禮儀志七

元德太子哀冊文

維太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一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
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振紵宵載鶴闕曉闌蕭文物
曰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
器曰長懷臨登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庠收
重抗銘旌曰啟路動徐輪于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
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

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

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性睿性道曠日幾深綺歲降迹
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裂先路鳥奕渠門庸服有
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斤膺儲天人叶順木茂條遠
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閭
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惟辰清祓親賢
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繹式是便煩思謀啟
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絲車逮事翠纓奉祀
肅穆滿容儀彤讓齒禮樂交暘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
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
齊箴雷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
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祿遽瑤山之
頽壞忽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
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于瑤圃下申霜于

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靈甫窈長
遠望苑渡渭涘于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干人世卽潛堦之幽
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
紛徒御而流袂歛纓弁已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
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于篆素永飛聲而騰實隋書
場三

傳子

左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姚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于媯泐肇崇構于軒丘世

缺斯缺五世祖泓爲晉所滅子孫播越居于武威曾祖讚撫軍口

下缺軍將軍武威太守竝呂碩量偉才佐時匡國父寶散騎常侍下缺

山川降神象緯旁而風韻開爽志節通亮弓殫百步之奇劍敵萬

人之口口氣馳名遂以材官入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下士天

和二年、口口虧勝、羣帥見囚、公頻進奇謀、克弗能用、乃召舟師先

濟朝廷、口口統營、校公撫養士卒、勸課農桑、莫不家實食廩、入加

禮節、下賞保定五年、從周武帝平定晉州、擢參高壁、十二月進屠

并州、既口公獨爲後距、轉戰不衰、皇輿獲安、公之力也、頻蒙優賞、

口累下缺六年、從定相州、口前後功、授大都督、封安養縣開國子、邑

四下缺檢校武侯兵事、又命公隨上柱國拓拔崇于武陟合戰、又于

野馬下缺相濟、實繁有徒、公建旆、邁征、攝弓言邁、推鋒接戰、克著奇

功、大象下缺戶開皇元年、授上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爲一

千戶、口口所屆、卽事戎車、公誠勇奮、發義同闔外、屢出奇兵、頻摧

醜虜、下缺天府凡厥賞賜、散之士卒、二年、匈奴復入涼州、詔口公爲

行軍口口前後衝擊、晝夜攻圍、校尉之井既枯、將軍之泉又竭、空

有思梅之口、下缺口口亡爲存、策勳命賞、理在不次、五年、授右武衛驃

騎將軍、霍去病下缺茂如也、六年、授雲州道水軍總管、戈船掩渚、巨

隄浮川河涘肅口匪日崇墉基峙聳堞相望邊柝弗驚控弦遠逝
其年授使持節河_下化茗神明十年檢校疊州總管河州刺史行

疊州刺史事公才略口口口弘政教安民和眾于是乎在十二年
轉授左武侯將軍尋為涼州_下邊烽寢候霧幟旂表望風斂蹟十

六年使持節靈州總管諸軍事口口俗易風移政成葦月十八年
授原州道行軍總管十九年授環州道口總管公屢摠戎律特精

邊事每秋風起塞胡騎揚塵折衝之任非公口口口大業二年授左

武侯大將軍進爵蔡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啟_下皇_下上

欽明御錄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禁侯知無不為_下缺

威等同進位大將軍左武侯大將軍如故三年日母憂去官其年

有_下自天幾千毀滅僂倪王事杖而後起四年日官方草創授金

紫光祿大夫口光祿大夫如故車駕北巡諸蕃朝朔日舊典糾察

整肅軍容乃令公_下旌門洞張內外肅然事嚴細柳吐谷渾大保

五期尼樂周等率眾歸附鑿蹕西幸底定渾國乃曰公爲鬱卑道

將軍旗鼓所振莫不摧殄符下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

乃獻凱廟廷禮崇備物六軍之長車駕南巡江都曰公京師畱守

職居爪牙任惟心膂出處崇重朝野榮之大業七年三月遘疾十

九日薨于京兆郡春秋六十有六惟公體量宏達下與義造次弗

違虛已推賢始終同致加曰雄圖恢廓奇略弘遠氣有餘勇莫之

與抗善于御撫得士卒之心長于政術致廉平之美自入統禁旅

出口口所夙夜匪懈簡在帝心至于敬友穆親輕財貴義家稟誠

孝奉曰周旋訓不與善述此歸全知與不知莫不流涕粵曰其年

十月癸丑朔二十一日葬有詔故左屯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姚

思辯性理和謹秉心恭慎歷任下式表哀榮可贈左光祿大夫又

蒙賜物八百段粟麥一千石諡曰恭公

祀下長瀾若水遠復薰風時賢繼及世德斯隆勤王成務啟霸垂

功炳靈不已。口口冥照落雁窮能通。獲盡妙蹶張選勇期門待詔。
職分七萃官聯五營。口口陪衛出擁高旌。汜水兵略常山陳勢卓
峯明謀沈深節制功有必取。筭無遺計累膺恩寵。顯赫身名執恭
履順守滿持盈。方陪紀岳。遷掩佳城。遊魂不歸。逝川下春秋。遞代
微猷永遠。金苑琳瑯八又
趙魏重華拓本

虞綽

綽字士裕世基族人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
晉王廣引爲學士犬業初轉祕書學士校書郎加宣惠尉遷著
作佐郎授建節尉坐與楊玄感交徙且末亡命變姓名自稱吳
卓爲吏所執斬于江都

大鳥銘 并序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
駕南轅鸞旂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

都也。旌門外設款，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輶輿，警百靈，綬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于河上，想汾射已開襟，望蓬瀛而載佇，自然齊肅，貌屬殊庭，兼曰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于炎波，壁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于羽翮，激丹華于背距，鸞翔鳳跂，鵠起鴻鸞，或厥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騶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驎，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曰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錄，懷直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

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

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囑、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隱靡作、凱歌
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竝壑、停輿海澨、駐驂巖陘、官想遐
凝、貌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
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泝、於

萬斯年、

隋書虞
綽傳

王胄

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梁太子詹事筠孫、仕陳歷太子舍人、東
陽王文學、入隋爲學士、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從征遼東、進朝散
大夫、坐楊玄感事、徙邊、亡匿、爲吏所捕、誅。

臥疾閩海、簡暹法師詩序

余臥疾閩海、彌留旬朔、善友簡法師勸余曰、淨名妙典、調伏身心、
力疾粗陳其意、敬簡法師云爾、廣弘明集
三十一下

陸知命

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仕陳爲始興王行參軍，歷太學博士、南嶽正。陳亡入隋，拜儀同三司，授督寧鎮，將不行。待詔御史臺。煬帝卽位，拜治書侍御史，後從征遼東，卒于軍。贈御史大夫。上表請使高麗。

臣聞聖人當辰，物色芻蕘，匹夫奔蹊，或陳狂瀆，伏願甄綴，旒纒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歷，旣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已德也。臣請曰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

隋書陸知命傳

潘徽

徽字伯彥，吳郡人。仕陳爲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及陳亡，爲州博士。秦孝王俊召爲學士，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大業中，授京兆郡博士，坐與楊玄感交，出爲西海郡，咸定縣主。

箴道卒

述思賦

文佚

難魏澹敬字議

向所論敬字本不全已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于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竝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闕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于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已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隋書潘徽傳隋遣魏澹聘陳爲啟于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微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御其敬而不奏澹立議微難之云云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韻纂序

文字之求尙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曰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

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爻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投河，龜威出洛，絳綈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于姬壇，吐卷徵于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竝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于秋羽，盛禮樂于膠庠，首俗觀風，採歌謠于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于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遵，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已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蓮城于井里，賁束帛于丘園，薄枝無遺，片言便賞，所召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

前臨竹沼，卻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眾書。曰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譌篆隸，音謬楚夏。三替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于尋聲推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又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卽隨注釋。詳之詁訓，證曰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微業術已寡，思理爾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曰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產，幸不諳于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目潤色。

隋書潘徽傳泰孝王俊造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微爲

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僉憲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四終